

校园里的“先辈”

当当

“先辈”这个词，日语和中文里都有，但内涵不一样。日语里的“先辈”，没有中文里“革命老前辈”那层凝重之意，只是“先来后到”这样的时间序列。对学生来说，指年级比自己高的同学或是校友；对上班族来说，指那些比自己先入单位的同事。而且，和中文不同的是，日语里的“先辈”还是个可以叫唤的称呼。“先辈、先辈”叫得最多的是初中、高中校园。

我一直觉得“先辈”这个称呼不可思议。在小学阶段没有的意识，到了中学怎么会突然冒出来，而且还沉甸甸地压在心头，一听到“先辈”两字竟然会肃然起敬甚至畏怕起来。“先辈”的这份威信是从哪里来的？是老师刻意树立的吗？问了所有的日本朋友，都说不是，他们说：老师的威信甚至还不如“先辈”。

日本的学校，从中学开始正式有课外俱乐部活动，简称“部活”，原则上人人都得参加。有吹拉唱弹载歌载舞的文艺部类，有重竞技较实力的体育部类，有安安静静研究部类，还有赋诗作画舞文弄墨的教养部类。俱乐部的种类因学校而异，相比之下种类比较多的是私立学校，只要志同道合，三两个人也可以设一个俱乐部（在我看，就像是兴趣小组）。各个俱乐部都有老师做顾问，但老师并不是技术指导；管弦乐团的顾问可能还不会吹奏，网球部的顾问很可能球打得还没有学生好。顾问老师只是学校和俱乐部之间的纽带，起监督和协调作用而已。做什么、怎么做，一切都由学生自己决定。设置课外俱乐部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自主性。

但是，没有老师指点的课外俱乐部，居然也都搞得有声有色，有的还相当不错。课外俱乐部一年一度的总汇报就是校园文化节，多数学校定在秋天连休的日子，一搞就是两天。家长们每年这时节会起个大早，排上个把小时去听学校管弦乐队的演奏，第二天又排上个把小时去看歌舞团等的表演，有时排了半天还拿不到座位。这都是谁在一手指点呢？答曰：“先辈”。原来，“先辈”是从“部活”里冒出来的。

以管弦乐团为例，每年的新部员里，有的从小学过乐器，有的是一张白纸。高年级的部员，也就是“先辈”，会手把手地指导。“先辈”也不是天生什么都会的，为了做到“技高一筹”，她们会自觉钻研，甚至不惜自费去校外拜师。私立中学大多是初中高中连读，所以俱乐部也在一起活动。高中部的“先辈”负责选曲、抄谱、制定排练计划，然后通过一层层大大小小的“先辈”，把一切落实得井井有条。

前年的文化节，我们去看了女儿学校音乐俱乐部的演出，唱、做俱佳的果然都是高中的“先辈”。一问，有的在校外学歌剧，有的在学声乐，还有考进日本顶尖的宝塚歌剧团附属宝塚音乐学校的，难怪深得“后辈”仰慕。听女儿说，有一天，她正在校舍入口处和同学一起换鞋，就听一阵“塔塔塔”的脚步声，一群丽人如瀑布从楼上飞流而下。和她一起换鞋的音乐俱乐部的同学们赶紧一字排开，弯腰低头连声齐说“辛苦了！辛苦了！”原来，那是音乐俱乐部的先辈们“下凡”。

部越大，管得越严，规矩也做得越到位，否则那一台台戏怎么排得出来？最严厉可怕的是运动部，“先辈”让你在操场上跑几圈，纵然累得眼冒金星腿发软也得咬着牙跑完。男子学校或是公立学校的运动部，“先辈”据说更是严厉得近乎不合情理。我一位公立学校出身的日本朋友，初中高中都在排球俱乐部，说她当年被“先辈”摔打得近乎尿失禁。十几年过去，提起当年的“先辈”依旧咬牙切齿。

当然，“上下级”关系全靠高压是不能维系长久的，“先辈”有时也会露出亲切的一面，比如旅游回来给“后辈”捎点好吃的点心，寒暑假会拉着一些“后辈”外出吃烧烤什么的。女儿所在的天文俱乐部晚上观星很冷，每次“先辈”都会自费为大家准备热气腾腾的可口可乐。

其实，虽说是“先辈”，也不过就是比自己大几岁的“大小孩”，却要比“后辈”多做许多工作，承担重大的责任。最典型的是运动部，校际比赛胜负事关学校的名声，“先辈”的心理负担能不重吗？即便是只有校内活动的俱乐部，每年也面临校园文化节评选活

动，能否评上所属部类的一二三，直接关系到自己这个部的荣誉和今后的生源。特别是那些年年名列前茅的部，“先辈”更是丝毫不敢松懈，唯恐在自己手里砸了锅。

校园文化节评选活动，包括来访者打分和内部评分，前者多少可以从亲朋好友那里“拉票”，后者就得靠自己（确切地说是正副负责人）“夹紧尾巴”努力了，因为组委会有许多细碎的规定，一不留神，就可能掉进被减分的“陷阱”里。比如，该向组委会提交的材料是不是按时交了，布置教室的器材是不是超过了指定的数目，等等，大大小小的规定还挺多的。虽说订这些规定的也都是学生，倒也没听说有谁“不买账”的。女儿说：既然是规定就得遵守嘛。最“苛刻”的规定，莫过于9月份的文化节5月份前就得提交具体的计划、预算和支出细目，而且计划提交以后，再怎么后悔，再怎么新点子闪光也不可随意撤回更改。日本人的“死脑筋”和计划性强，估计就是在学校的俱乐部活动中养成的吧。

公立学校的课外俱乐部活动时间较长，一般要到高三才能隐退，明显影响高考复习。所以，运动部强大的学校，一般“浪人”也多；当年高考来不及准备，“浪”上一年，第二年再考。相比之下，大多数私立学校的课外俱乐部活动一般到高二为止，学校规定秋天的文化节一过就得“引退”，最后一年半可以专心备考。这些个学生，从初中开始把兴趣和精力都扑进了俱乐部活动，是该收心好好“务正业”了。

“先辈”引退，不仅要开欢送会、送纪念品，女儿的学校“后辈”还得给每位“引退先辈”写感谢信。每年这时节，就见女儿领回一摞豆腐干大小的彩色纸片，一张纸对应一位“先辈”。我看她写得密密麻麻，还贴上了五颜六色的小粘帖。写完后，由高一的“先辈”汇编成册，贴上俱乐部活动的照片和部员合影，连同大家集资买的礼品，在内部的欢送会上赠交给“引退先辈”。相比之下，男子学校简单多了。儿子引退

时，“后辈”们按日本传统给每一位“引退先辈”准备了一张方正厚实的美术纸，大家在上面打着转写留言，密密麻麻。再调皮的“后辈”也没有直呼其名的，留言里，大家都一口一个“○○先辈”。想到在家里，一直把儿子当小，少不了指责训斥，没想到在学校还有被抬举的一面。从此，我遇到手机方面的问题需要他帮助时，也开始叫他“先辈”。我发现这称呼很受用，儿子似乎又找回了尊严，乐滋滋的，还找回了“先辈”应有的责任心。

据说日本不少高中有个传统，“先辈”引退时，有勇气的“后辈”会向自己爱戴的某位“先辈”预约制服上方的第二颗纽扣，可能是那位置离心脏最近，可以感受到“先辈”心脏鼓动的缘故吧。女儿学校的传统，则是向“先辈”预约鞋带，因为她们学校以鞋带的颜色来区分年级。有位超级人气的“先辈”，已被预约了十多副鞋带，不得不另购新的。当然，这只限于被崇拜的“先辈”和有勇气的“后辈”了。

一年半后，高考完毕的“先辈”们笑盈盈地回“娘家”俱乐部串门，不问也知道，一定考得很出色。女儿掰着手指数，上上一届有三位“先辈”进了东京大学，前年的正副部长，一个去了京都大学法学部，一个被推荐去了庆应大学，云云。“先辈”即便引退了，形象依旧高大，想必这也是“先辈”们引退后发奋备考的动力之一吧。

终于，到了女儿这一届做最高“先辈”的时候，这才切实体会到历届“大先辈”的辛苦。比如，她们天文俱乐部有顶充气穹窿，每年文化节在里面投影星座，讲解与各星座关联的希腊神话故事。天体投影仪的星座定位是“先辈”准确计算后一个洞一个洞地打上去的，讲解员也只有最高“先辈”才有资格胜任。所以，当她们升到最高“先辈”时，满心荡漾着喜悦、自豪和责任心，情不自禁摩拳擦掌要做出个“先辈”的样子来。

她们这个天文俱乐部，每年都在校园文化节的研究部类拿第一，仿效“先

辈”的足迹似乎也可以保住奖杯，但六个小女孩摩拳擦掌，决定一改多年的老套套，多多增加研究的色彩。她们先是翻箱倒柜挖出了一批沉睡多年的器材，雄心勃勃计划每天中午观察太阳黑点，因为那一年正是太阳活动频繁的时期。暑期夏令营也尝试新的方法捕捉流星，可惜宿营期间不是浓云就是天雨，这是毕业前的最后一次观测，六个“先辈”痛成一团。她们这一届部员积极性很高，把顾问老师也“激活”了，主动为她们提供了许多资料和详尽的技术指导。毕业以后，顾问老师还破例邀请她们参加天文俱乐部的暑期观星夏令营。这一次很幸运，实践了他们当年的设想，还观测到了三百多颗流星。

到了大学“先辈”意识怎么样了？问了儿子女儿，也问了日本朋友，都说比初中高中时平等多了，至少可以不再冠以“先辈”这个尊称，但是，遇到“先辈”还是得记得首先打招呼，和“先辈”说话还是会情不自禁用敬语。顺便提一下，2015年日本日本川崎市发生了一件想起来就痛心的事件：三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残忍地杀害了一名初一的男孩。虽然这是校外认识的群，但有集团的地方就有“先辈”意识。这件事牵扯到许多社会问题，但起因是这个群的“老大”（主犯）不满被害人对自己不够敬重；说话不用敬语，发信也不及时反馈。用什么语气说话是你对“先辈”持什么态度的“试金石”。

从初中开始的课外俱乐部活动，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自主性和组织能力，还因为为先辈后辈这层关系的存在，自然而然地养成了遵纪守规、服从敬上的习惯。初中高中烙下的先辈意识如看不见的气，会一直笼罩着你，左右着你的思考和言行。绝大多数日本人早早就会了如何解读这样的空气。

先辈后辈关系看似不成文的规范，它游离在法律和道德之间，有时甚至凌驾于人的尊严之上。它又像一只无形的手，把复杂的社会秩序梳理得井井有条。日本的“先辈”效应真是不可思议。

笔会

小憩 (油画) 鲍蕾



江南民间故宫——卢宅

成志伟

因参加书画活动，第一次踏上东阳的土地。浙江东阳是中国著名的木雕之乡，东阳木雕蜚声海内外。在中国木雕展览馆，我被木雕力作之精美绝伦深深震撼。但是东阳木雕书画院院长说，还有一处卢宅，更值得看一看。

翌日，走了不多远，到了东阳的东门外。步入卢宅大门，才知早在1988年，这里就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专家们称之为国际水平的东方古住宅文化建筑——卢宅全称为卢宅明清古建筑群，始建于明代永乐十九年（1421）。全宅占地约五公顷，由十几组南北向的宅院组成，是世代为官的卢姓家族聚居地。其占地面积之大，在中国古代民间宅群建筑中位列前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韩国卢氏与中国卢氏家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，前任两位卢姓韩国总统，都曾亲临卢宅访问过。

卢宅建筑群自南向北有三条轴线，肃雍堂一线为主线。肃雍堂是卢氏大族的公共厅堂，规模很大，可容多人聚集。这是卢宅的核心建筑，阔有五大开间，进深十楹，高三层（达10.6米）。全堂雕梁画栋、斗拱彩画，以龙

凤和牡丹图案陪衬，富丽堂皇。肃雍堂里的大花灯令人叹为观止，高4.5米，重255斤。用羊皮、料丝、羊角三盏大灯上下相接，覆以宝盖，外围垂6串24盏羊角小灯和珠盏灯。全灯用40万颗彩色玻璃珠串成，结构复杂，工艺精湛，美不胜收。若是晚间全灯点亮，必定是璀璨辉煌，举世无双。可惜卢宅只能白天参观，无缘晚上观灯，这是一大遗憾。从肃雍堂一路走进去，一重又一重的厅堂房间连绵不断，似乎找不到尽头，足见其主轴建筑之宏阔多样。前后九进，各尽其妙，各厅堂设计规整、左右对称，实现了中国建筑艺术之精、之雅、之美。

另两条树德堂轴线和后大雅堂轴线，与肃雍堂线平行，也是由南而北迤邐而去，只是规模小一些，厅堂房间数量也少一些，但设计修筑另有自己的特点。点缀其间的小型花园绿地，有效地增添了全堂的勃勃生机和青春气息，使之更加生动、活泼。卢宅地处东阳城，自然充分地利用了东阳木雕的高超技艺，成为活色生香的木雕博物馆。随处可见的门窗、檐、角、斗、拱、梁、枋、椽、亭、阁之上，布满了东阳木雕的花纹、线条、图案和雕塑，全方位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东阳木雕的技艺、风格和特色，这是真正在民间生活中随时焕发异彩的原生态木雕。卢宅内现存四十多处园林、书院、寺观和26座牌坊，建筑形式百花齐放，丰富多彩、各有个性。卢宅是多代卢氏族人长期建造、修饰、扩大的结果，这个过程长达五六百年，为中国古建筑群所罕见，所以它的价值和也越来越高。卢宅内各类建筑多彩各异，

响应政府号召，居家自我隔离，就觉得一下子精神起来。不为别的，就为那个睡觉，睡觉睡到自然醒变成真的了，惬意至极。几天过去了，又突然觉得睡多了也不行，其他不说，这个腰有点软，有点酸，精气神反而不如前几日。想来想去，就知道自己骨头有点贱；这人啊，就是劳碌命，一天到晚闲着也不是件好事。还有就是：家里三顿饭，吃来吃去都是猪肉，炒来炒去都是青菜，而且青菜也不多了。

母亲说，人是要寻事做的，这样，娘儿俩去一次菜园，挑一担青菜，我们腌点咸菜，好哇？

不是家里有咸菜么？你自己腌的自己欢喜。

菜园离家两百米，向南走，再右拐，都是一尺宽的田埂，田埂上都是青草，一半萎靡了，一半还绿着。远远望去，菜园里全是绿色，阳光下，晶晶亮，还未走进，一股股青菜的气味和着土地的气息，向我们扑来——这是已经在发动了的春天的味道。

青菜挑了回来，摊了半个场地，母亲寻了只矮凳坐下，开始去老根、剥老叶，母亲说，要腌好咸菜，先将青菜一棵棵埋好。我打小就知道，母亲腌咸菜是村里出名的，怎么腌法自然听她的。母亲问我，小时候腌咸菜的事情，你还记得吗？

啥都记得清清楚楚，一样也没有忘记。

先说咸菜的好与坏，一般来说，要从两个方面去看的，一是颜色，二是口味。要想咸菜有悦目的颜色和上好的口味，腌制方法大有讲究的。

我记得当年，队上许多人家，居多是女同志，走过我们家，说是看看望望我们，在场地上蹲一蹲，拉过一条板凳，就开始家长里短的闲扯，其实是兜个大的圈子，要几棵咸菜。那时候要多多少，都不叫一碗的，而是以棵论数。她们对我母亲说，想要有棵咸菜吃吃。母亲听了，自是高兴，因为别人的讨要就是一种肯定，这是母亲很光荣的时候。

母亲居多挑了最大、最好看的给她们。而拿了咸菜的人家，碰到这样的热诚、爽气、大方，看到这样的咸菜，自然也是欣喜万分，表扬我母亲，说咸菜腌到这个份上，也是真本事，一定心细手巧，顺带还会赞扬我们全家。她们不知道，母亲是专挑颜色黄白的、个子大的、模样好看的送的。平日里她们将这些咸菜压在别的咸菜底下，甚至是缸底，就怕父亲和我拿了吃掉；而留在缸面上的那些咸菜，棵棵都是相对小些的，有些还是墨墨黑、软塌塌的，咸菜的干都是汤下的，叶子也碎七碎八。

我们家的咸菜好吃，与母亲裁剪鞋样一样出名。出名的是咸菜，跟着出名的是人，是母亲。母亲为这名声需要一年的经心。一年过去了，咸菜缸翻身了，她也歇息了。母亲说，开心，好闲一些日子了。可不消几日，又要忙了。母亲的忙是从选种开始的，所以，问一声好咸菜如何腌制出来，还不如说好咸菜是如何种出来的。我那个年纪很少去田里的，但母亲在场地前留下的那几棵青菜种，是见过的。那几棵青菜长得特别的大，上下一统，很圆润，很健康，菜板宽，菜肉厚，白中带绿，越是朝上绿颜色越是鲜艳，菜叶像小蒲扇，朝上翘着，又片片张开，片叶外面大里面小，粗纹理根根清楚，颜色正好与菜板相反，是绿中带白，白里有点青，没有一点虫子的痕痕。整个儿看上去，新鲜、鲜嫩、白亮、清爽。这几棵青菜，我们要看到它们起藤，长出菜花。到了结籽的时候，青菜不好看了，像嶙峋的一棵小树，颜色不一了，菜干矗立着，但成了根竖插的花旗竿，叶片也成黄叶了。这样子很像村里的老人，他们养出了儿子，儿子成家了，他们就老了，就剩下一副皱了、黑了、松弛了的皮囊，与眼前的青菜种子菜一样，闻到的已经不是菜香，看到的也不是当初的模样。

那时段，母亲总是一天里去看一次，一是担心留作种子的青菜被人割了去，二是担心虫害发生。那些被挑到家里的青菜，她要一棵一棵地剥去菜边上的老叶，再用菜刀削去菜根，放在一边的地上——是一棵一棵地着地竖放的，不堆叠。堆在一起要有温

踏咸菜

高明昌

度的，会热坏了菜。然后，母亲开始候着太阳，候一个日头不毒的日子。那个天气，太阳要暖洋洋，但不烫手，空气要清清爽爽的，但不刮风。母亲对我说，晒到菜干捏上去软了，菜叶团起来了，就可以腌了。这些青菜一般都晒了两个日头，母亲将青菜搬进，我也跟着帮忙。我现在还记得，这些要腌制的菜叶，舂到杭州篮里的时候，与挑下来的时候比，缩小了很多，菜头的叶片已全部耷拉了，随便你怎么侍弄，是没有菜汁脏你手脏你衣服的。母亲说，这个时候菜上就有了阳光，还有好的空气，还有了人的勤谨，所以现在腌起来就好腌，等将来吃起来就好吃。

开始腌了——母亲先将大缸洗干净，然后又洗了一个小缸。这个大缸的直径有一公尺半左右，高大概在一公尺二左右。颜色是黄里的暗黄色，且有斜边的条纹，条纹从缸的沿口顺道缸的下沿口，这条纹的口子，嵌入缸面一点点，像是用来透气的。缸的沿口是圆起来的，滚圆边，手捏上去就像握住一柄有了人味的锄具一样，合手。有了沿口就有了抓手，假如要移动一下缸的位置，抓手就派上用场了。缸里壁的颜色是全部乌黑的，没有条纹的凹凸，很滑溜，还有点光泽。母亲用土布先水洗，后干洗，擦了好几次，直到她自己满意为止。有时候父亲说一句话，咸菜也是洗了再吃的，母亲当作不听见，白一眼，继续擦缸，擦好大缸擦小缸。说小缸其实也不小，也有半公尺直径半公尺高的，这个缸的咸菜总是先吃的，而且是自己吃的多。母亲告诉我们，小缸的缸料特别好，透气性强，腌的咸菜，菜板颜色蜡蜡黄，菜心颜色煞煞白，又鲜又嫩，可以生吃，保证肚子不疼。

我第一次参加腌咸菜是七八岁的当口。那天的傍晚，母亲准备好了一切，先叮嘱我吃晚饭。为什么不在吃饭前腌呀？母亲说，现在海里还是在涨潮，涨潮不能腌咸菜，涨潮里腌的咸菜，今后咸菜卤会不断地往缸外冒，这样咸菜要发酸，发霉，甚至于发臭的。我那时就想：家里的缸又不通大海，与潮汛有啥关系？反正那个时候也不需要理解，就需要听母亲的话。母亲说你去洗洗脚，我就洗脚了。母亲在洗套鞋，我穿的小套鞋。洗好后母亲替我穿上，然后说一句，今天的咸菜，儿子腌的。说罢就把我抱进了大缸。往年的这个时候，父亲在缸里，母亲在缸外，一个给菜，一个接菜，一个在缸边送，一个往缸内压。现在不是了，母亲叫我用手抓住缸的沿口，靠在一边，母亲双手拿了青菜，往缸底放去，一棵挨着一棵，先是菜根往缸边，排成一个圈，缸的底是不平的，底的沿口是沉下的，青菜正好放进去。放好后，母亲在所有菜的上面撒了一层盐，然后对我说，你用脚踏好了，要像走路一样。我听了母亲的话，一圈一圈地踏去又踏回。这踏菜就像游戏，脚脚开心。母亲叫我歇歇，然后又放了一层青菜，又撒了一层盐，我就晓得又可以踏了。

我觉得穿着套鞋踏菜不过瘾，就自说自话赤脚了。起先觉得很舒心的，像踩地。没过多久，脚丫被盐水浸得钻心般疼了，母亲抱我出来用水冲，冲了一会儿就不疼了。母亲说，还是穿套鞋吧。我说，穿了不开心的，还是赤脚踏。母亲说，那就随你了，说完又把我抱进了大缸。这回脚真的不疼了，踏了半个小时，缸里青菜越来越多，我也听见了缸底的响声，好像水声。我问母亲，缸里有水了？母亲说对的，被你踏出来的。母亲很开心：今天儿子踏菜了，过段时间吃咸菜你第一个先吃，不过，还不晓得儿子的脚踏出来的咸菜是啥味道。说完，把我抱了出来，这回是把我直接抱到板凳上的，说儿子累了，先吃口水，再吃点饭。

我没有吃饭，自个儿洗了脚，又回到了母亲身边，母亲拿来一块洗干净了的白布，盖住了青菜。这时候，父亲过来了，他扛起一块大石头，压在了白布的上边，问母亲：重量够不够？母亲说，够了，够了。

父亲躺下了，看了我，又望了望那只小口的缸，那神情有些怪样，但骄傲掩饰不住。

我记得清清爽爽，至今都没有忘记。

